

于劲 著

解放军出版社

民, 妇女较多。中
头。其中呢绒号
(因为要教学可以
不排队) 凭服务证发放200

到一件价廉物美的呢袍料, 或是两磅三股的毛线。一般由娘姨们先排队占个地盘, 随身带着小板凳。市民们竞相传言那里的衣料价钱公道。一

清晨4点钟, 人们都紧张起来, 大



上海:

1949

大崩溃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上海战役卷

家各就各位, 等待两个警察来——一个维持秩序, 一个用粉笔在这些排队的人身上按顺序逐个写上编号。有个老头让警察将他的号码写在他的草帽上, 一个小姑娘叫警察把号码写在她的黑力士鞋帮上, 一个摩登的小姐也顾不上她的时髦毛衣, 要警察将她的“10”号写在她毛衣的右肩上, 身上写了号码的就好像买奖券中了彩一样, 安心

上海正在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

不得不实行限额。呢绒布料毛线手纸肥皂等等统统实行配额供应。食米限购五斗。鲜鱼鸡蛋绝迹。外侨反对汽油配给。银楼停业。上海市府社会部提出每周五不吃肉, 这一日各类肉食不准上市, 已被市长原则上批准。香烟涨价。外国香烟停止销售等待新价格。交通业因汽油涨价50%

夫任意喊价使一般乘客感威胁。报纸上天天有王云五在美国的消息, 王云五在盛顿频频发表讲话, 希望得到5亿美元的财政贷款以巩固金圆券的币值。农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采购米10万石即可抵沪。西药



上海：1949

——**大崩溃**

京新登字 117 号

书 名:上海:1949—大崩溃 [上卷]

著 者:于 劲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平安里 3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北京市中艺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者:北京宏伟胶印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5.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1000

书 号:ISBN 7-5065-2040-0/I·272

定 价:8.60 元 [上卷]

京新登字 117 号

书 名：上海：1949 ——大崩溃 [下卷]

著 者：于 劲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平安里 3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北京市中艺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者：北京市北苑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5.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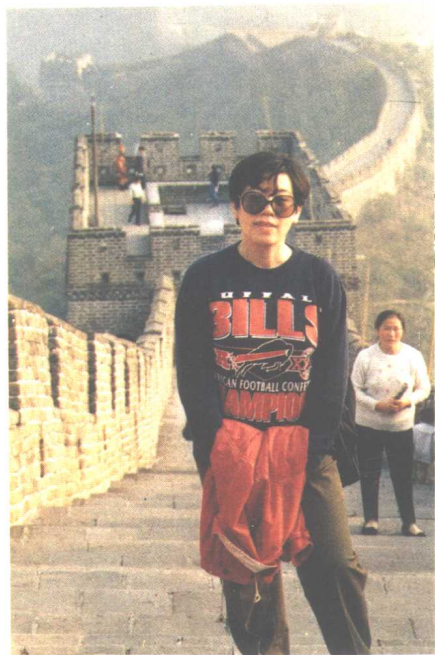
印 数：1—31000

书 号：ISBN 7-5065-2040-0/I·272

定 价：8.60 元 [下卷]

于劲

1953年3月出生於浙江金华，
197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现为南京军区创作室创作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创作中篇小说；
从1986年开始从事长篇纪实文学创作，
著有《厄运》等。



目 录

上 卷

序 幕	[1]
第 1 章 元 旦	[3]
第 2 章 策 反	[58]
第 3 章 交 困	[87]
第 4 章 金圆券	[122]
第 5 章 汤恩伯	[225]
第 6 章 土 地——关于西柏坡的 插画	[260]
第 7 章 溪 口	[270]
第 8 章 民 心	[332]
第 9 章 兵 变	[397]

目 录

下 卷

- | | | | |
|--------|-------|-------|-------|
| 第 10 章 | 渡 江 | | [493] |
| 第 11 章 | 复兴岛 | | [591] |
| 第 12 章 | 麇 兵 | | [704] |
| 第 13 章 | 解 放 | | [899] |
| 尾 声 | | | [976] |

序 幕

随着民国 37 年的离去，中国的政治权力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这不是简单的政府更迭。古老中华的命运正从垂死一方的手中悄悄失去。新崛起的力量如此坚定、顽强，犹如魔法一般，席卷茫茫 960 万平方公里大地——如雷，如电，如风暴。此时，大洋彼岸，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阳光与棕榈树下，那些享受着富裕与和平的普通男人们正喝着马提尼酒，听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 101 天内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报道。全美国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栏目的一首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IRENE, GOOD NIGHT! IRENE, GOOD NIGHT——风靡了整个 1948 年，却在 1949 年到来的一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首崭新的、风格别异的通俗歌曲《我想乘一艘慢船到中国去》。曲调新颖别致，词义引人入胜，一时间竟唱遍整个美国。可是，轻松诙谐的旋律、富于美利坚情趣的浪漫却无法抵御来自东方目的港的某种不祥之感。当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发生在古老中国的一切疑惧不安时，美国的许多人已经抛开一位熟悉的黄皮肤领袖形象，转而去研究另一位神秘的黄皮肤伟人。

20 世纪的世界真的存在魔法么？无情地将一个政权送入地狱、而将另一个主义推上舞台的究竟是什么？为 1949 年中国发生

的这场革命，东西方的政治家争论了几十年。

答案究竟何在？——1948年临近结束的一天，来自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卫·巴特雷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和煦的阳光透过金灿灿的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已推进到西山。不久，巴特雷和梅尔比见到了这群胜利的士兵。他们进入北平就像乡下孩子进城一样，脚穿布鞋，军装肥大，羞红的脸上表情腼腆，有些人竟凑到灯泡上去点烟。

而此时，上海，这座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之大成的远东第一大都市，蒋介石政权三年来政治、经济大滑坡的中心，正被浓郁的战争气氛笼罩。一幢幢被水泥糊满、倾斜着伸向青灰色天空的高楼大厦浸漫着鲜血一般的霓虹光彩。在这耀眼的光斑中，兀现出一纸纸来自军方的戒严令。

这是大战前的警示。

军事决战的战略性胜负，在白雪皑皑的淮海平原上已然成为定局；但是，以国共双方为主角的这部恢宏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却注定要置立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此降生，在此第一次遭受几乎使之覆灭的血腥镇压，如今她将凯歌重来；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如今他却将从这里告别“海棠叶状”的大陆，飘零入海。

中国历史上颇有意味的1949年终于到来了。

第1章 元旦

1

1949年元旦。清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上空被薄薄的阴霾笼罩，却无雪意。外滩江海关大楼的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缓缓的节奏已经拖过了半个世纪，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代替这沉闷闷钟声的是一个古老的报时球。

上海简称“沪”，又称“申”。据说这一带在战国时期是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相传黄浦江是他所开凿，故称黄歇浦，又叫春申江，而黄浦江真正成为重要水道却是元代以后的事。因此，黄浦、春申的传说只是寄托了世人对一位古代贤明政治家的崇敬。1000年前，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还浸没在一片汪洋之中。随着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的扩展，有了最初平沙落雁的渔村，又渐渐成为船舶云集的商埠。明代，这里筑起了一座城。它真正成为东方大都市的历史是在门户开放的鸦片战争之后。

短短100年的时间，上海已经有了相当浓郁的西方色彩，尤其是在外滩路一带。百老汇大厦。沙逊大厦。汇丰银行大楼。英国领事馆。一幢幢盎格鲁撒克逊与新希腊式华丽贵族风格相融会

的古老建筑物沿蜿蜒的黄浦江傲然矗立。拱形的外白渡桥巨大的钢铁梁架下，凝重浑厚的黄浦江水与青灰色的苏州河水缓缓汇合，又缓缓地折向东去。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南京东路以南、福州路以北那条约 200 米左右、旧称“望平街”的小马路上，已经有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这条街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报业发源地。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申报》、《新闻报》在这里起家；《时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商报》、《亚细亚报》等曾在这里驻足。报贩子在这里办起“派报行”，几乎垄断了所有报纸的发行。

报贩子们一个个盘腿就地而坐，双膝间摊放着数百数千份的新报纸；在他们周围，是数十数百个 10 岁大小的报童。报童们背着长至膝盖的布包，长长的带子圈在细细的脖子前。每天清晨，当报贩子还没有到时，他们分别缩在烧饼油条店的柜台下，或者蜷缩在尚未打开火头的前一日封住的煤炉旁，披着麻袋，外表呆呆木木小老头似的。只等报贩子一到，他们便像从平地下钻出来一样，奔向各自的报摊。一双双小手在人群中挥动，一张张染满污泥的脸孔闪着机灵，一声声尖尖脆脆小鸟般稚嫩的童音泛起：“爷叔爷叔，今朝有啥新闻？”他们不识字。于是，便有报贩子吆喝：“小鬼（读巨音）头，都听牢，今天的新闻是……”

元旦清晨，在刺骨的朔风中，外滩一带繁华街道早早就传来报童清脆的喊叫声。

“卖报，卖报，38 年元旦特大新闻！”

“中央报，中央报，蒋总统发表新年文告！”

“大公报，大公报，政府呼吁，和谈有望！”

“老申报，老申报，和谈关键系于共党！”

“新闻报，新闻报……”

“看报，看报……”

报童们的声声叫喊从各家报馆迅速波散开去，顷刻传遍全城。

街道上匆匆过往的行人纷纷从口袋里掏出钞票。他们中有穿长衫的职员，着西装的绅士，戴眼镜的先生，夹书本的学生，短打扮的黄包车夫，甚至有拎菜篮的娘姨……上海市民对于政权变更的敏感为中国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

外滩。英国领事馆附近，在竖有民生轮船公司招牌下的一幢精致古老的建筑物里，上海市政府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新年团拜会。建筑物外沿江的马路上停放着各种各样新式老式的汽车。上午8时之后，国民党驻上海的党、政、军、宪、警各方的头面人物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今天是周末。在这幢建筑物里，看不出任何与往年团拜会不同的地方：与会者先后到达，在门口签到，然后笑容满面步入大厅，远远地就大声招呼，称兄道弟，握手抱拳，“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似乎无人感觉这是国民党建国以来受打击最为惨重的一个新年。团拜会上，大小官员们都心照不宣地谈着各种有趣的事，老婆、天气、孩子、朋友，唯独不谈国事。建筑物外面的外滩路上，阴沉沉地走动许多从徐蚌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和散兵。从团拜会大厅明亮的玻璃窗看出去，他们身上褴褛的黄军服分外显目。也似乎无人认为，与之相比，团拜会上与会者所持的那种安然自得的态度超脱得有些不可思议。

外滩路附近几家大报馆的阅报栏前围着许多人。但见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民国38年元旦日文告。

**总统发表元旦日文告
和战关键系于共党
宪法不能违反国家必须独立完整
军队应有保障人民维持生活自由**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38年开国纪念日。自国

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37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坚贞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14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力。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愧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人群发出嗡嗡声，但很快又安静了。

……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

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阅报栏前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人们窃窃私语起来。有的报纸在这里作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只望和平果能实现，个人进退绝不萦怀”。

“你以为共党的态度会怎样呢？”

“何为个人出处？如果和谈果能实现，战争估计上半年就能结束。”

“今日股票行情会有变化，下跌势头略会回升。”

“如果蒋总统下野，谁能主政呢？”

……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

元旦这天，上海市民各种惶惶的猜测、疑问乃至谣言滚雪团似的随着这篇元旦文告越滚越大、越传越神。上海自1937年“八一三”抗战至今，10余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如今，上海可能再次成为战场么？

上午9时，上海市政府的团拜活动正式开始。市府秘书长陈良先起身向与会者拍了拍手掌，然后走到会场的前边。今天，这位中等身材、面容白皙、表情温和的市府官员身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显得额外朴素、庄重。他代表市政府向全体来宾致意，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中康康泰泰。讲话中没有提及任何政治。

与会者注意到市长吴国桢和元旦前刚刚卸任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没有出席今天的团拜。

但是，人们很快又都忽略了这个问题。简短的市政府致辞之

后，团拜就算结束了。会议大厅里和往常一样，放着许多茶点招待。熟人相见，免不了寒暄一番，说几句近近远远的话。当市府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出现在会议大厅里时，就有热心的同僚起身，举着今天的《中央日报》贺道：“赵局长，您的大作《上海工务建设之新年愿望》刚刚拜读，大手笔！”

赵祖康矜持地拱拱手，便匆匆离去。

今天到会的有新上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官陈大庆，他身着不挂军衔的黄呢军服，在会议厅的一角不停地抽烟。陈大庆的上任与他的老上级汤恩伯上月起在东南半壁重新崛起有关。团拜会上，这位外表极为精干的新任司令代表军方向各方人士拜年之后，便走向一位30余岁、佩挂少将军衔、模样英俊帅拔的年轻军官——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

上海北站附近。宝山路宝昌路口的三角地段有一座颇为醒目的三层浅色洋房。对于军人来说，这座建筑尤其像是一座碉堡。元旦前两个月，这座始终空着的建筑的二层楼搬进了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大家庭。老先生脸庞端正，神情傲然冷漠，透现出一种非民国老人不可能有的深邃与敏锐——他是孙中山的第一批老同盟会员。他虽身着长袍马褂，但笔挺的身板以及儒雅而果敢的言谈举止却又令人感觉到某种训练有素的旧式军人的风范。老太太和他年纪相仿，操着河北蠡县口音，慈眉善目，仪态端庄。她一生随丈夫东奔西走，见过许多大世面。

老太太身后有一群鲜亮活泼的孙儿孙女，大小之间相差10来岁。他们都有一个让外人惊诧的特点：仿佛受过严格的中国旧式教育，小小年纪便知书达理，行为举止颇有规范。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老人的两个儿子，长子段伯宇和次子段仲宇。这两个儿子身高愈一米八十，相貌英俊，气质轩昂。两兄弟穿一式美国黄呢将军军服，佩挂一颗星的国民党少将军衔。长子段伯宇是总统府军务局第4科（军事情报）少将高级参谋科长，也

是人们常说的蒋介石侍从室专管军事情报的侍从武官；次子段仲宇是国民党国防部第2厅的高级军事参谋，两个月前刚刚发表为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并兼任铁路两路（京沪、沪杭）军运指挥部总指挥。

如果细看，两兄弟之间也有一些不同。哥哥段伯宇今年40岁，也许因为是长子，神态语气颇为老沉，尤其有一种近乎拙朴的冷峻与坚定。在他干净利落的短平头下是一张线条粗旷神态平和的面孔，肤色却有些苍白，两颊在午后有着淡淡的潮红。一个月前，南京中央医院刚刚诊断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为此，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才同意他在党国危急当头赴沪离职养病。他在元旦前数天刚到上海，由于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出门。他的卧室就在这幢碉堡式洋楼的最顶头，那是一间类似书房的屋子，三面有透明的玻璃封闭，一年四季都充满阳光，有享受日光浴的味道。

弟弟段仲宇小哥哥五岁，今年还不到40岁。在家中，他孝敬父母，尊敬哥嫂，爱护弟妹，疼爱侄儿侄女，十分细致谦和。由于战争，10余年间全家辗转东西，河北—湖南—重庆—南京—上海，他代替哥哥担负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也许因为身体健康，他看起来比哥哥更英武帅气。段仲宇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多少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现代军人风格的标准军人，这与他从军初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位卓越的德国军事教官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抗战期间，段仲宇曾随美国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去滇缅战场，在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副处长，专管后勤补给运输。1946年，他随何应钦去美国纽约，在长岛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服务，负责国内军事情报业务。40年代末期，他又曾是蒋介石侍从室极少数侍从中的一员。这些纪录使得段仲宇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颇有影响。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段仲宇轩昂的气质中又带有几分清傲。

元旦上午，段仲宇很早就离开家，赴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路举行的新年团拜会。